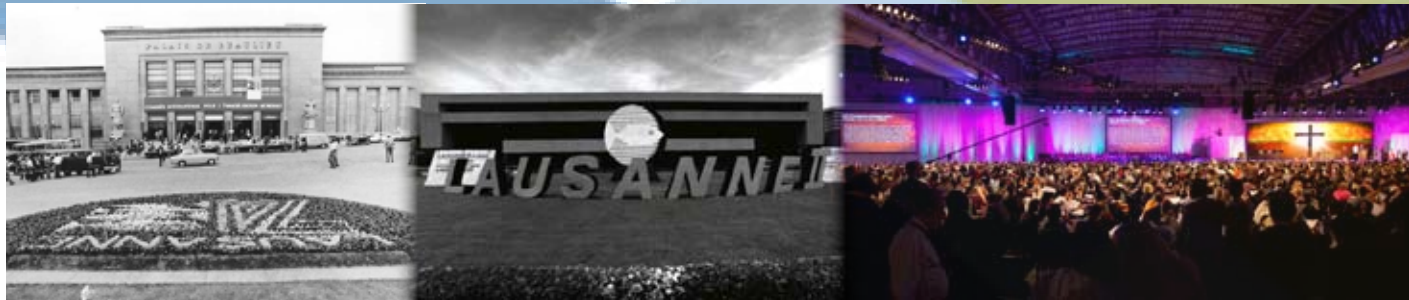


迎向紛亂世代 仍是「復和」

胡樂文



以「復和」為主題的第三屆世界洛桑福音大會已於2010年10月24日正式結束。雖會議已畢，但真正的工作可說剛開始。

引言：第一、第二屆「洛桑大會」

「洛桑大會」由佈道家葛培理等福音派領袖發起的，由此而引發「洛桑福音運動」(Lausanne Movement)，目的在聯合世界各基督教派一起探討及對應時代的需要，將福音在這個世代遍傳世界。可以說，「宣教」(Mission)是整個洛桑運動的核心思想。

「洛桑福音運動」除卻大大小小不同的會議，還包括成立直接針對相關問題的小組，並把大家探討的成果及獻議公開發佈，冀能幫助普世教會在福音工作上向前邁進。詳細資料可直接從其官方網站獲得：www.lausanne.org。而不定期、按情況而舉辦的「洛桑大會」可說是「洛桑運動」在招聚會合上的高潮，把當代福音面對的課題鋪陳，共同商議。

第一屆洛桑大會於1974年舉行，最大的成果相信是確認福音的整全性，就是我們不能只關心屬靈的事而忽略社會關懷，要搶救靈魂，也要顧及人的死活；所以在《洛桑信約》(Lausanne Covenant)中提出，要「全地教會」把「整全福音」帶給「整個世界」(The "Whole Church" to take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的洛桑福音運動基調。當日會上溫德博士(Dr. Ralph Winter)提出「未得之民」的突破

性觀念，如今已成為宣教的主導，與第二屆洛桑大會後的「主後二千福音遍傳運動」及「10/40之窗」等響徹教會；當日大會亦促成了很多夥伴結連及相關組織的成立(包括1976成立之「華福」)，共同為普世宣教努力。

15年後，第二屆洛桑大會於1989年在馬尼拉舉行，其主要成果可說是第一屆大會的延續及對《洛桑信約》的確認，大會結束後所發表的《馬尼拉宣言》，也為《洛桑信約》因應時代轉變作出了補充，肯定《洛桑信約》的重點外，更進一步提醒教會在後現代思潮及邁向地球村下有關聖經權威、信仰立場、基督及福音之獨特性、教會之責任及合作、與普世宣教之必須性等。這是首次在第三世界舉行之全球性福音會議，也間接揭示了普世基督教重心之轉移，從西向東，從北向南。是次大會同樣也催生了若干地區性及民族性的福音/宣教運動，特別是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廣大地區。

第三屆「洛桑大會」——開普敦2010

21年後(1989至2010年)，第三屆洛桑大會終於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簡稱「開普敦2010」)。36年前參加第一屆大會的小伙子今日已成為「老將」，能「有幸」出席不知何日才會舉行的「洛桑大會」又有幾人！(如李秀全牧師和筆者所戲言)

36年後的今日(1974年至今)，整個世界經歷了劇

變：「距離的死亡」——地球已成為一條村、後現代思潮與多元文化主導著社會結構和發展、全球邁向伊斯蘭化與今日文明的衝突、普世基督教的重心由北轉南等。無論放眼世界或立足本地，福音派都面對大不相同的議題和處境，實在需要正視。

要選拔及招聚各地福音領袖及代表出席大會一起商討，絕非易事。最後，共有約200個國家4,200位基督徒出席，其中教牧領袖、宣教工作者和神學教育家/學者各佔1,200位，餘為平信徒。透過按年齡及性別和地區劃分之配額邀請，大會特別鼓勵「大多數世界」(Majority World 或稱 2/3 World)——即亞、非、拉丁美洲的代表，以及婦女及青年領袖出席。筆者認識有北美宣道士因沒有配額而未能出席，但因在非洲工作超過30年，最後取得非洲代表的配額。筆者所參加的小組6人中，一位24歲、一位30歲及一位36歲(同時兼任組長)，當中歐洲、東歐、南亞、東亞、美國、北非代表各一名，可見本屆大會的青年領袖數目之多，為歷屆之冠。整體與會的非西方代表，相比昔日「愛丁堡1910」宣教大會多出很多，佔與會人數68%，也反映了現時全球基督教的中心由北轉南的趨勢。

大會公告是次會議有以下三方面的成果：

- 一、重新肯定以基督為中心的福音；
- 二、確認二十一世紀普世教會要對應的世界性問題；
- 三、小組聚會(針對不同重點課題)強化未來普世肢體的合作。

大會也於最後一天派發了《開普敦承諾書》第一部分有關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則與信念(belief)的草稿，該部分延伸了1974年《洛桑信約》及1989年《馬尼拉宣言》的信念內容。至於第二部分有關教會實踐使命的方向與策略，剛於1月底正式公佈。

「開普敦2010」特色

「開普敦2010」或許是筆者歷年來參加的會議中(包括非基督教)最具特色的會議：

1. 場址：在非洲最南端、撤除種族隔離政策不久(少於30年)的南非共和國召開，實在非常有意義，也實踐著大會的主題：「和好」(取自林後五19)。從南非再往南就是南極，與把福音傳到地極有互相呼應之妙。

2. 會議費用：這是筆者參加過的會議中最昂貴者，原因或許是南非生活指數高，也許是次大會特別針對第三世界的需要，提供了不少的補助。事實上，

不少與會者和筆者談到，從未看過一次國際會議中有那麼多非洲人。當然，另一原因可能是大會各樣硬件的配套非常昂貴：全場三個特大投影(當中最大的更是LED，直接顯像也是最昂貴的)及相關的音響設備、把會議場地改成可擺放600張長桌供討論用、全場以8種語言即時傳譯並在互聯網作實時放送等，皆需要大量金錢。

3. 題目豐富，包羅萬有：有如花團錦簇的題目，非常充實，從早到晚必有與你相關或令你感興趣的——每早一核心議題：真理、復和、世界宗教、優先次序、誠信正直與及伙伴關係；每晚一焦點地區(Regional Focus)：亞洲、中東、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非洲、歐亞及西方社會；一個全球關切的課題(Global Issue)：社會公義、宗教自由、逼迫及苦難中的教會、殘缺的世界(愛滋病及人口販賣)、超級大都市及散居族群，以及兒童及青年；下午時段有多個多角度的對話講座(Multiplexes)供與會者參與，充份體現會議的多元性及多樣化，叫人目不暇給。但唯一叫人感遺憾的是對全球伊斯蘭化這現象居然沒有明確提出！雖然大會也有間接地藉「與穆斯林對話」著墨，還是令筆者失望。當今伊斯蘭教對普世的衝擊很大，竟未能正面回應，實在美中不足！

4. 全體皆是講員的會議：大會把每一講者分享時間限於20分鐘之內，還把所有參與者，不論國籍和背景分成600多個六人小組，環繞一桌，一起讀經、分享、禱告，大大提升眾人的投入感，也體現這個人人皆是持份者的年代；這當然也是學習彼此為伙伴的機會——從桌上開始。這樣的安排相信是歷來福音會議的突破，把過往倚重「明星級」或「重量級」講員的會議轉化為讓每一參加者成為主講者的會議，這除卻需要大量投資外(邀請逾20位講者從遠方前來只講20分鐘背後的經費，以及把會議場景改裝所耗費的人力和物力)，還需要勇氣、智慧及各方配合。有一華人與會者和筆者分享，若在華人會議中如此作，不被罵才怪：「用了如此昂貴的費用，原來大部分時間是小組圍著一起唱詩、讚美、查經和祈禱！」

5. 多媒體主導、極視聽之娛：全場幾乎每一情景皆有媒體，特別是錄像(video)作主要配對，就連早上的查經時間也由一錄像(video)打出：「在經文中看宣教」(Mission in Scriptures)配以強烈的感官音效。最後的一晚聖餐更是視聽、樂隊、話劇合併的高峰，讚美中穿插著錄像、短劇、舞蹈、見證，讀經時有歌頌再讀經，時坐時站，緊扣著每個環節，也叫每一與

會者深受感動，甚至震撼。不過，接近如斯「倚重」媒體及感官反應，又會否予人有「璀璨中欠深度」之感？筆者坦承就有這感受。(筆者事後發覺，原來他們的媒體團隊在過往十年也承擔著美國Urbana宣教大會的媒體事工，難怪大會的流程和Urbana宣教大會如此相似！)

6. 節目緊湊，絕不冷場：整個大會時間控制精準，幾乎沒有誤差，讓與會者對各個聚會的時間有充份掌握及預算。從節目製作角度看，流程暢順緊湊，加上多媒體，可說娛樂性極高；每節分享只許精簡在20分鐘(會場後有大型標板提示講員所餘時間)，也沒有傳統福音會議上那些拉扯式講述，介紹這個那個。當然，若期望多聽某位講者的說話便不能了。誠然，在如斯精準的流程下，甚麼也需要預先定好(programmed)，像美國Urbana宣教大會流程一樣，變得「節目主導」而欠缺了「靈」性了。

反思

要評估一個會議使與會者有多少得益，有很多因素，特別像「開普敦2010」這類的大型會議，更取決於參與者的投入程度如何？他願意和其他與會者有多「深交」？他對現場信息(及語文)的掌握有多少？筆者與會前已定準是次多與其他與會者交流，所以對大會本身並不存過高期望，再加上內地同工未能赴會，免不了有點失落。

事實上，雖然整個大會以宣教為軸，也放送不少與宣教有關錄像，但因筆者從事宣教工作及教學，對有關課題也曾涉獵，所以不感到新鮮(相信內容對不少與會者仍是非常好的，特別是那些年青的參與者)；反是午間多角度對話講座(Multiplexes)有不少新的發掘，當中議題及與會者的討論更超出了常規基督教大會的話題，如全球化下福音派面對分崩離析(fragmentation)的挑戰、城市化、科技倫理、媒體影視、貧窮與富有、穆斯林歸主者的遭遇、不同的事奉夥伴、本地和新一代領袖、職場事奉、在經濟政治教育社會各界的光鹽事奉等，恐怕要花不少日子才能略為消化其中一二。

以下為一些反思題目供大家參考：

大會明確提出及示範，「明星」年代不復再，現今是聯合領導(plural leadership)的年代。那麼，我們又當如何裝備及預備持有這樣觀念的新一代領袖來承傳宣教使命？

大會期內經常提及，今日的宣教要「從各處往各處」(Mission is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我們當如何幫助教會(也包括差會)轉化對宣教的觀念，不應只認為差人到海外才算宣教，而予以支持，同時也當急起關注身邊那些從「未得之地」移民到來的「未得之民」，承擔咫尺宣教的責任？當然這牽涉宣教政策及策略的調整。

洛桑運動與華人教會是一個值得我們再多多探討的課題。隨著華人(特別是國內華人)在世界舞台的角色漸重，我們又當如何與國際宣教夥伴同工及接軌？洛桑會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神學基礎及相關課題)讓全球各地福音工作者在宣教服侍上協作，華人又當如何掌握自己獨特的位份，在主面前領受有關挑戰？

在這樣「璀璨」「綺麗」、極強美國(大筆花費)色彩的大會中大談普世貧富懸殊和在逼迫中的肢體(及教會)如何為主受苦、活在極度缺乏中，置身現場的我感到強烈矛盾、難受、扎心和百感交雜。幸好大會最後有Dr. Chris Wright發出了適切的呼聲，個人對其分享也最有迴響，就是：今日基督教領袖要在HIS〔Humility(謙卑)、Integrity(誠信正直)、Simplicity(簡樸)〕三方面重新悔改，才可承擔時代的責任。這樣的提醒豈又只是單單針對西方社會的領袖，不也是對現今活在物質豐富甚或安逸中的華人教會領袖的晨鐘暮鼓，值得大家反省、悔改和行動嗎？否則我們又如何有力量在這末後詭譎的世代承擔福音使命？

隨著大會的結束，大量內容豐富、可堪閱讀和反省的文章和資料已上載互聯網，供我們參考及作會後跟進，相信也是往後數年大家的功課。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虛心和謙卑，使我們個人、教會、機構之間可以復和，彼此合作。我們也需要活出言行一致、誠信正直的生命，以致在這充滿試探的世代，可以抵擋撒但一切的攻擊；我們更要過一個簡樸的生活，才能夠隨時有力地回應世界各地貧窮及苦難所帶來的挑戰。

若要問，「洛桑會議」後今日基督教會能向前邁進多少，又或我們最後能前進多少，則要看願意在神面前作HIS(Humility, Integrity, Simplicity)子民的有多少，懇切地回應這個世代的又有多少。

(作者為香港前線差會總幹事)